

胡德海先生治学的特点和精神风范

高闰青

摘要：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他矢志不渝以教师为职业，为我国的教育学体系构建贡献了重要力量。他高尚的学术品格、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为人学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辈的生活态度和治学心向。他所坚持的做研究功夫在“诗”外的跨学科视域，是他宽广学术视野和扎实理论功底反映，也是他兼容并蓄的学术思想和治学原则的体现，还是他科学阐释教育本质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做学问要尊重客观事实的基本立场，是他求真知、做真人精神境界的有力彰显，也是他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读书教书著书互促共进的运行轨迹，阐释了一位学者的学术生态链，道出了一位寻道者的人生智慧，成为后世学人专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驱动力；诲人不倦润物无声的学者精神风范和治学理念，深入人心，影响深远，是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当代教育学家的精神写照和经典赋形，成为后世学人永远的精神感召。

关键词：胡德海；治学；精神风范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4)06-0021-09

2022年9月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策划的《先生》栏目以《胡德海：读书教书著书 立德立功立言》为题，讲述了胡德海先生与书相伴的丰厚人生经历。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他194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53年大学毕业入职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西北师大”）。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至今已从教70多年。70多年来，他志存高远，扎根兰州，经风雨，见世面，体会世事沧桑；他弘文励志，躬耕讲坛，勤教书，善育人，坚守人师本分；他潜心学问，好学深思，守真理，淡名利，不失学者本色。他博大深邃的理论思维，独具慧眼的科学思路，酣畅淋漓的学术风格，乃至他种种独到的学术见解，均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的教育学术思想中。尤其是他的治学风范，堪为后世学人的榜样和标杆，成为后世学人永远的精神感召。

一、做研究的跨学科视域：功夫在“诗”外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分析俄国思想家的时候，引用了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一句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①以此为例，他将历史上的思想家分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教师教育）项目（2021-CXTD-10）。

作者简介：高闰青，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教育学博士（焦作 454000）。

^① 伯林. 俄国思想家 [M]. 彭淮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26-27.

成两类：一类是刺猬型思想家，是指那些有创造体系的思想家；另一类是狐狸型思想家，他们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中心点，他们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们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光彩，但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互不一致。

同样，学术界也存在类似情况。时下的学者也有所谓专家与通才之分。套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专家可谓“刺猬”，通才可谓“狐狸”。做“刺猬”还是做“狐狸”，这首先与学者自身的先天禀赋和兴趣有关，当然也与后天的因缘际会有关。肖鹰曾经把学者分为三类，其中第三类是思想智慧型学者，他们的人格中有着古人所谓的“不容己”的治学精神，是真正能在人类文化史上有所建树，能为文化思想发展做“薪火相传”的担当者。真正的学术大师，必是从思想智慧学者中出来。^① 胡先生就是一位从思想智慧中走出来的学者。他以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结构学等理论为基础，富有创见地构建了独特的教育学体系。尤其是对“教育是什么、教育学是什么”的审视与阐释，明确界定了“教育学是人类社会一切教育现象的理论形式，也就是人们研究教育现象和各种教育规律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它在今天应是一个由各门学科所组成的学科群而决不只是一门学科”^②。胡先生关于“教育学是什么”的主张，有力突破了长期因循和困扰我国教育学界陈旧的理论框架，确立了教育学知识系统和科学体系。

“教育是什么、教育学是什么”，看似简单的概念问题，却是教育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教育最本质的核心问题，浓缩着教育理论表达的方法论，凝练着教育观念史的发展脉络，映显着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轨迹，演绎着教育研究者的心路历程，印证着一名学者沉思与言说的思想痕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对我们研究教育和教育学有很好的启发，也为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对“教育是什么、教育学是什么”正本清源的梳理，是胡先生大半生教育教学的心血凝聚，也是他博学善思的智慧结晶，更是他跨学科视域的方法体现。正如胡先生所说：“人们对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直接反映出他的教育视野，并从总体上决定着他对教育的外延、内涵和教育的现象与本质问题的认识，是一个属于带根本性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观问题。”^③

针对做研究的方法，胡先生经常用两句诗来比喻。一句是宋代诗人陆游教其子学诗时所言：“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④ 意思是说，你如果要学习写诗，应该首先在诗歌以外、书本以外多下功夫。同理，学习教育学就需要在教育学之外博览群书、汲取营养，也就是要跳出教育学学习教育学，这样才能学得更扎实、更透彻。要想研究好教育，功夫在教育之外，所以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这样才能把教育理论研究得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入。另一句是《红楼梦》中薛宝钗所填的《临江仙·柳絮》一词中的最后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⑤ 意思是指凭借外力，使自己青云直上。用在教育学专业的学习上，就是要学会“借力”，不光要借教育界的“大师”和“名作”之力，还要善借其他相关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之力，广泛汲取各种优秀学术思想的精神内涵，为自己学术研究所用，这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正如胡先生所说：“我别无依靠和凭借，我唯一的依靠和凭借是我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好学和深思。我的功夫并不在教育学自身，而主要是在‘诗外’。”^⑥ 这个“诗外”主要指的是哲学和其他各类社会科学，乃至其他一切科学。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也是一

① 肖鹰，“潜心诚意”：学者的本色 [J]，河北学刊，2012（1）：4-5.

② 胡德海，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91.

③⑥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第2版 [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214，前言2-3.

④ 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85.

⑤ 曹雪芹，红楼梦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126.

种学术视野。从纵向说，应有历史的头脑；从横向说，应有系统的观念。可以说，胡先生对学术研究方法的独到见解，对后世学人而言，犹如醍醐灌顶，使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读书是学好专业的有效渠道，是专业成长的有用途径，是做实研究的灵验方法。

胡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唯物的、辩证的及历史的立场与观点深入骨髓。这使得他能与那一代优秀的教育学人一样对教育进行深刻的理解与阐释，并能构建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教育学体系，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教育学原理。胡先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儒道思想滋养了他坦荡的心性与宽阔的胸怀，正气与仁爱流淌在他的教育思维和教学实践中。在胡先生学贯古今、囊括中外的知识结构中，既有广泛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丰富的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系统学等近代社会知识；既有坚实的“西学”基础，又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他曾经上过私塾）；既熟悉中文，又精通外语（他曾在中学、大学任英语教师）。这种知识结构为胡先生的教育学术思想提供了理论渊源，使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较高的抽象思维和思辨能力去选择中西文化中那些适宜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与形成个人人生观的文化因素，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富有创建性的、逻辑缜密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也铸就了他作为教育学家的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①

胡先生多年持之以恒地与书为伴，有两门学问对他教育学思维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一是文化学，它是教育学体系宏观构建的有力支撑；二是宇宙学，它是人类教育起源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其中，尤以宇宙学为最。它为胡先生展示了一幅无边无涯的宏阔“画卷”，让他拥有了一种站在云端俯瞰大千世界的哲学视野，而这种视野投射到教育学上，便生出了对这一领域的崭新认识。在胡先生看来，从自然界到社会界，这个过程是宇宙世界演变的基本线索。厘清了这条线索，有助于我们从根子上看清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也正是教育的作用，让人升华为宇宙的精灵。这是胡先生对教育起源及其存在的理性关注，也是他对人类教育发展的深刻思考。正是这种思考问题的彻底性和深刻性，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高妙的学术境界和研究范式，也使胡先生的教育学思想具有为他人所不及的深刻性、彻底性和科学性。

从胡先生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做研究需要丰富的知识：一是知识的拓展，也就是量的积累；二是知识的融会贯通，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质的提升；三是知识结构的优化，也就是要有跨学科的视域。唯有如此，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从更宽阔的视野去理解教育、研究教育，掌握教育的研究方法。总而言之，只有在教育学的“诗外”下功夫，才可能有宏观的、高质量的教育学理论研究成果。胡先生所说的“诗外”，之于教育学研究而言，就是“基于教育学视角，还有系统和跨学科观念，吸收其他科学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研究学问很有帮助。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要腾空而起，必须善于依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一切其他科学的支撑，使自己不断丰盈充实起来。反思很重要，也是必须的。当然，反思需要才气、正气，也需要勇气和骨气”^②。所以，胡先生的著作处处都有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以及系统论、控制论等体系的佐证。它们从不同的领域、角度、方式和视野为教育学原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提供辅证。同时，胡先生用跨学科的视域启示我们：一是要突破学校教育的范围看教育，必须用系统、整体、开放、发展的大教育观看教育，唯有教育学对象从学校教育走向人类所有教育现象的大教育，我们才可以看清教育的全貌；二是跳出教育看教育，必须用系统、整体、开放、发展的眼光看教育，以跨学科的视域研究教育，才能探究教育的真谛；三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从教育问题入手，因为任

^① 高闰青. 胡德海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6：108.

^② 郭戈. 胡德海：我国西部教育学界的“一面旗帜” [J]. 中国教育科学，2024（1）：120-126.

何教育现象不可能直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只有当研究者意识到教育的发展务必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能有利于教育中人、事、物的协调发展时^①,它才成为研究者研究的对象。

二、做学问的基本立场:尊重客观事实

思想是人脑的机能,但说到底客观世界的反映、是社会的产物。胡先生的教育学思想当然也是这样,其主要造诣乃是他能够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学习、吸收和借鉴中西文化中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在教育实践中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方法去思考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们知道,尊重客观事实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胡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还是一位尊重客观事实的智者,在他的为人处世以及学术造诣中皆有体现。胡先生认为:“教育学研究的出路要面对现实,深入历史,归于实践。为了达此目的,我们的教育学研究应当首先清除在知识构成、研究兴趣上的片面性和隔阂,应当使教育学著作在基本概念和原理、编排体系、论证方法、表述形式、文字风格、思维水平上,都有适应当今教育改革实践所要求的突破和进步。”^②他对中国教育学出路的独到见解,不仅为其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研究教育学是有方法的,既要站得高,又要扎得深;既能大至宇宙,也能深入到人。在胡先生看来,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教育对人的作用,表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根本要求的“成人”和“成材”这两个方面。^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发展人的知、情、意,使其和谐共进、相得益彰,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这是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教育改革最基本的现实依据。正如胡先生所说:“宏观的教育学,首先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人身上,更加注意研究人,研究人性,研究人心,研究文化,发展人学和文化学;只有把人、人性、人心和文化研究透了,我们才能懂得‘什么是教育’和‘什么是教育学’之类问题。”^④在教育对人发生的作用上,胡先生提出了不能只注重智力因素,也必须依赖包括人的情感、意志和人格特征在内的非智力因素,也就是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成材”。可以说,胡先生提出的“成材”原则就是指向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在品德、才智、审美等方面的成长,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主体性在教育中的体现。胡先生关于“成人”和“成材”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实践中对“人”的关注让我们深受启发:要尊重客观事实,要注重教育实践,实践是检验育人的基本标准,只有从实践中来,问题才真,论点才实,论据才信,研究才会有价值。

“做学问首先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是胡先生经常讲的话。在他看来,教育理论应更多地作为实践精神走向实际,充实、照亮、引导、激励实践的走向,与实践相结合。胡先生所具有的尊重客观现实、以事实为依据的学术涵养,实际上是他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是他为人真诚谦和、待人感情真挚、做事踏实严谨的真切体现,是他力求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人情的人性表达,还是他一贯坚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言之有文的精神显现。可以说,他是真知识、真生活、真人格相结合的典范。正如胡先生所说:“我由衷欣赏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法则,面对苍茫的宇宙和浩渺的时空,我乐意接受这种精神法则的支配。因为正是这个,才意味着学术真正的尊严、公平与价值。”^⑤胡先生所有的论述,皆发于心声,不遮掩,不妄言,真诚之品格溢于字里行间。他关于尊重客观事实、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学术品格,是我们每个教育学人强大

① 杨晓,胡德海教授对教育理念的沉思与重建[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25-127.

②③⑤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第2版[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26,258,第二版前言5.

④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第3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前言4.

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三、生命的运行轨迹：读书、教书、著书互促共进

胡先生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他把读书作为自己毕生的精神追求，也作为自己做老师的一种修行。在他看来，人永远是学生，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与他人都是老师，人的短暂一生，该学习、该探索的东西实在太多，没有止境。所以，他把读书、教书和著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018年，91岁高龄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写道：“读书、教书、著书此三者在我的生活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读书是为了教书，是为了教好书……教书，其实也是为了读书，为了能和书亲近、结缘……而读书、教书的结果是写书、写文章。反过来，写书、写文章又是为了教书，为了教好书。所以，读书、教书、著书密不可分”“此三者不仅先后相连、逐次出现，而且彼此联系、互为因果……因此，也可视为我生命运行的基本轨迹。”^① 先生关于教师读书、教书、著书的解读，令人受益匪浅，成为后世学人专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驱动力。

胡先生不仅书读得多，读书的功夫也是非常了得。他曾经通读过一本十几万字的册子，主要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内容。他不仅认真地读了十多遍，还把书中的核心内容认真地摘抄下来。在摘抄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想法和体会都写进去，结果读书笔记写了二十五六万字，比原书的内容还多。在他看来，作为教育者，就要读更多的书，下更多的功夫，有更多的思考和认识，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到了耄耋之年，胡先生一直为硕士生、博士生上课，经常会有先生上课、讲学的场景在朋友圈转发。在胡先生看来，上课是为了更好地做研究，做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上课。正如他所说：“我的《教育学原理》的完成，离不开上课，但是真正要上好课，离不开研究。”^②

2019年暑假，笔者去看望胡先生。先生谈起他正在读的文化学、哲学方面的书，以及他正在撰写的文章。两个小时的侃侃而谈，十多页的手写文稿，让笔者感佩不已——一位90多岁的老人如何能够坚持不懈地读书？如何能不遗余力地做研究？如何能够写出这么丰富而又深邃的理论？如何能完成如此大篇幅的文章？哪来的用不完的精力？哪来的激情与能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初读书的时候都不乏一定的功利性。对不少人来说，小时候努力读书是为了能够上大学，甚至是从农村走出来，摆脱贫困的家境，过一种有固定经济来源的生活；上大学时，刻苦学习是为了能够顺利毕业参加工作；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读书是为了能够提升专业水平，但其中也不乏有为了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撰写论文晋升初级职称这样的功利思想存在。虽然我们也会在业余时间看一些专业以外、考试科目以外的书籍，但大多是一种消遣方式罢了。然而，从胡先生读书、教书、著书的生命轨迹中，我们看到了读书的意义所在就是为了更好地感知世界，更好地促进专业发展，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如果我们对胡先生的学术轨迹进行梳理，就会深深为先生的勤勉精神所折服。他1996年出版《人生与教师修养》，时年69岁；1998年出版《教育学原理》，时年71岁；2001年出版《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时年74岁；2005年出版《教育理论的沉思与言说》，时年78岁。同时，他不断在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8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发表《简谈不能把教育界说为一门研究培养人的学问》，时年81岁；2009年，在《当代教育与文化》第1期发表《论教育的两个“为本”》，第2期发表《高闰青〈“以人为本”理念及其教育实践问题研究〉序》，时年82岁；2010

^① 胡德海. 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 [J]. 中国教育科学, 2018 (2): 62-78.

^② 胡德海. 我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教育研究的一些看法 [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6 (5): 1-7.

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发表《人文精神的缺失及其历史、社会原因——杨晓〈语文课程中的人文精神——从理念到运行〉序》,同时还在《高等理科教育》第3期发表《置身于教育学术的天地》、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什么叫人文精神》,时年83岁;2012年,85岁的胡先生在《教育研究》第12期发表了《王国维与中国教育学术》一文;2013年,86岁的胡先生将自己的《教育学原理》进行修订,增加了3万多字,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时还在《中国教育科学》第2辑发表近3万字的长文《关于什么是教育学的问题》;2014年,他出版了《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并在《当代教育与文化》第5期发表《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正确认知与把握——〈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基于文化和人的视角〉读后》,时年87岁;2016年,89岁的他在《当代教育与文化》第5期发表《我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教育学研究的一些看法》。2018年,胡先生91岁。这一年是先生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和学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年。从学术活动和成果来讲,3月份,他应邀到山西师范大学为师生作《关于教育学和教育的问题》的学术报告;11月份,他在《中国教育科学》第2期发表了2万多字的文章《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从学术影响来讲,9月份,《西师学人》的视频风靡全国,分别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等媒体播放,报道胡先生的学人精神;11月1日,《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报道了胡先生的教育事迹。2019年,92岁的胡先生分别在《中国教育科学》第2期发表《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问题的学理解读》、在《重庆高教研究》第6期发表《新中国70年教育发展若干理论问题反思——胡德海先生专访》两篇文章;^①2021年,94岁高龄的胡先生在《教育研究》第9期发表《雷沛鸿:一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文巨匠》一文,再次引起学界对他的高度赞扬;2022年,95岁的胡先生在《教育史研究》第3期发表《雷沛鸿教育立命之道随想——〈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增订版后记》,在《中国教育科学》第5期发表《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学习和研究哲学》,在《当代教育与文化》第5期发表《西北师范大学百廿办学历程的阶段特征及其精神传统》,在《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4期发表《突破传统:文化理念视角下的教育学原理体系建构——胡德海教授专访》;2023年6月8日,96岁的胡先生应邀参加兰州交通大学举行的“‘大先生’讲‘大思政课’”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并作了题为《关于研究生读书的几个问题》的专题报告,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共鸣。同时,他应西北师范大学李瑾瑜教授之约进行访谈,在《教师发展研究》第4期作了《传统师范与师范传统:探寻师范教育创新的守正之义》为题的理论阐释;历经三年的编辑修改,他的著作《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如今,先生还在执着地研究教育、文化、哲学,思考究天人之际的理论,对世界的认知成为他研究的新视域。

凡人常理,耄耋之年,自当静养,而年近百岁的他却老当益壮、勤思善著、乐此不疲,一如既往地追求着他的学术生活,演绎着一个学者的生命意义。此情此心,令人喟然感佩。正如他所说的:“成就一件作品,需要一种愚笨和坚守,学术本来就是有闲者或清心寡欲者的人生取向,而学者治学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对学术的无穷乐趣,在学理上有所追求和不可压抑的激情。不抱任何功利的目的,即不以学术作为利禄的工具,却愿意为它付出毕生的精力。我以为,学问著作之事,既要相互观摩,彼此切磋,亦贵能孤往,既然不以时代群趋为是,就应由沉潜而千虑一得,以待来者。”^②这足以体现先生对学术追求的执着,也不难理解他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所在,更能理解他对读书、教书、著书密不可分、互促共进的生命运行轨迹的阐释与启迪。

^① 高闰青. 成长不可错过的四堂课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20: 157.

^② 胡德海. 教育学原理: 第2版 [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6: 第二版前言 4.

“读书是为了教书，是为了教好书……教书，其实也是为了读书。”^① 多么朴实的哲理，但却道出了一位寻道者的人生智慧，演绎了一位人民教师的不懈追求，阐释了一位学者的学术生态链。其实，每位老师都是带着自己的阅读史在上课，那么读书就是最好的备课，是最生动的教材，是教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还是教育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在书中与古圣先贤交流，获得精神的滋养、知识的丰富。当然，作为教师，读书是为了能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传授给学生，把书教好，也是为了更好地做研究。这或许就是胡先生读书、教书、著书密不可分意义所在吧！

四、学者的精神风范：诲人不倦润物无声

精神的感召力是强大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胡先生虽然像一位质朴的老农一般始终默默地耕耘着教育这片田野，但他身上所具有的精神风范、教育情怀，对后辈的影响和感召力却润物无声、深刻而久远。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先生的教育学思想，用他们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对先生的景仰、敬重和感激之情，传播着先生的教育理念与学说，推动着教育学理论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在先生学术思想的浸润和滋养下茁壮成长。因为研究先生的教育学术思想，可谓是与先生进行心灵的对话，在丰富自己专业理论的同时，也会对他的崇敬与佩服之情与日俱增，也会被他的治学精神和师者风范所感召。所有亲炙过先生的人都会有一种体会，无论什么时候向先生请教问题，他从不推托，也不会将问题搁置，都会耐心地一一解答。有时请教完之后，先生还会贴心地把自己就这一问题的想法写下来，整理好后再交给学生，为学生系统全面地答疑解惑。即使在学生毕业之后，他依然会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对一些问题层层分析、循循善诱。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见解写下来寄给学生，一如当年做教师时那样兢兢业业，让学生如饮甘饴地在字里行间研习他的理念与学说，体悟他“诲人不倦”的精神感召，与他进行精神对话与思想交会，感受他“先立乎其大”的治学原则，“沉思而后言说”的治学路径，“辩证统一”的治学思维，以及为人师表的精神风骨。

人生哲学的研究，是与胡先生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相联系的一个学术领域。自1991年起，先生连续十年在甘肃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讲授“人生与教师修养”课程。其间，他编写出版了《人生与教师修养》（1996年）一书。为讲好这门课，胡先生深入研读中外有关人生哲学的著作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先生对人生与教师修养方面的见地，对于广大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成长具有指导意义，其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修养和人生价值内涵的论述，为教师提升人生修养的理论研究与体系构架提供了基本原则、科学方法、广阔视域和丰厚给养，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指明了方向。其实，一个人只有自身“修养”到了一定高度和深度以后，才可能有能力、有兴趣去从事“修养”的研究。胡先生对“修养”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是他人生阅历与学术思想的写照，是他治学精神和人格风范的体现，是他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的反映，是他讲学不辍和勤勉著述的辉映。可以说，胡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品格凝聚成了一个当代学者的精神风貌：学在人生。^②

笔者曾经当面聆听胡先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观点和体会。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提倡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提倡积极进取的精神、注重伦理道德、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和包容博大精神。可以说，胡先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性及价值意义等问题的阐释，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胡先生是一个教育人，作为研究教育学的一代大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发扬，有着一颗拳拳之心。此心此情，令人感喟！胡先生是一位文

^① 胡德海. 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 [J]. 中国教育科学, 2018 (2): 62-78.

^② 高闰青. 人生与教师修养：著名教育学家胡德海先生访谈 [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7 (3): 110-114.

化人，不仅有着一颗热爱文化的心，而且有着用文化的眼光谈教育并贯穿自己的修养和研究之中的激情；胡先生是一位有情怀的人，也只有一位有情怀的人才有能力、有兴趣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用教育的手段和途径将其发扬光大。^①

当然，研究胡先生的教育学思想，于他而言是精神血脉的传承与发扬，于后世学人而言则是一场饕餮的学术盛宴。尤其是先生教育学思想的丰富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以及他的治学风范，是每位后学之人的幸运。正如《论语·述而》中所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②，用在胡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胡先生的“诲人不倦”精神风范还体现在他的“藏教于学”。他经常会把自已的藏书送给学生，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以后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别放弃自己的专业，专业是一个教师的立身之本；无论你的境遇如何，不要忘记了读书，读书是最好的精神追求。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和书打交道的人和能读书的人。”一番话，几箱书，令弟子们深为感动，获益良多。这是先生赠予学生毕业的最好纪念，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人生礼物。这份礼物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拿到硕士、博士学位本身的价值。

2016年9月，西北师大举办胡德海学术思想研讨会。一天半的时间里，胡先生一场报告也没有落下，静静坐在前排，认真地听，不停地做着笔记。像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能有如此谦谦之态，实乃一种生命的境界。一位年轻的女博士坐在先生后排，目视他聚精会神的背影，禁不住赞叹：“胡爷爷的精神实在让我太感动了！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修养，一个因读书而更美好充盈的厚重的人生！”

可以说，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宽广的学术视野、缜密的思维方式、渊博的知识储备、厚重的人生智慧、无私的奉献精神、正直的为人品格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后世学者。

五、教育家精神照人心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能够得遇胡先生这样的老师，是所有学生人生的幸运。胡先生从一名风华正茂、立志报国的大学生到著作等身、师德高尚的大师级学者，其间漫长的70余年的治学生涯，无论是他教育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还是教育学思想的变化甚至超越，都是他思想敏锐、兼容并蓄的学术思想和治学原则的体现，也是他超拔脱俗、豁达包容精神境界的彰显。可以说，先生的学术成长轨迹、治学精神与处世哲学，犹如西北教育的“胡杨”，对每个后辈来说都是永恒的感召。他一生求真，耐贫苦、甘淡泊、去浮华、务潜修，不以学术谋利益，历尽艰辛，砥砺前行，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可圈可点，成为我国西部教育学界的“一面旗帜”^③。

2023年9月23日，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之际，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北师大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主办的胡德海先生新著《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首发式暨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建设座谈会在西北师大举行。此时恰逢胡先生96岁高寿，也是他大学毕业到西北师大工作70周年之际。这个活动的举办，对教育学科的发展，对西北师大，乃至先生本人，以及教育学人，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信中深刻阐释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

^① 高闰青，胡德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性及其价值意义：专访胡德海先生[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2）：15-21.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随身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6：91.

^③ 郭戈，胡德海：我国西部教育学界的“一面旗帜”[J]，中国教育科学，2024（1）：120-126.

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① 教育家精神内涵和实践要求，在这样的场景下更为深入人心。

胡先生作为著名的教育学家，不仅是教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间正气和人生修养的经典赋形。他对教育工作和教育研究矢志不移的奉献精神，淡泊名利、为人忠厚的人格魅力，勤勉善思、严谨治学的学术气节，志存高远、富有哲理的大家风范，都是当代教育学家的精神写照和人格魅力，这就是他所阐释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修养”的精神感召，其中所体现的教育家精神难能可贵、熠熠生辉。而这些，既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也是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

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传承人类精神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期待能为传播光大胡先生的教育学术思想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也是笔者对他治学风范的精神感召所作的些许回应。

（责任编辑 孟宪云）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Inspiration of Hu Dehai's Academic Work

Gao Runqing

Abstract: Hu Dehai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educator in China. Throughout his life, he has taken teacher as his profession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His noble academic character, rigorous academic spirit and personality charm deeply influence the life attitude and academic direction of later genera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vision that he insists on doing research out of poetry is the reflection of his broad academic vision and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demonstration of his inclusive academic thoughts and principle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his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The basic position of respecting objective facts in learning is a powerful manifestation of his pursuit of true knowledge and his spirit of being a real person, and it is also the logical main line of his academic research. The life running track of mutual promotion of reading, teaching and writing explains the academic ecological chain of a scholar, reveals the life wisdom of a seeker, and become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of later scholars. His scholar spirit and academic philosophy, which are insatiable in teaching,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people and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y are a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n China, and also a spiritual portrayal and classic embodi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ors, and have become spiritual inspir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Hu Dehai; academic work; spiritual inspiration

^① 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 [N]. 中国教育报, 2023-09-10 (1).